

联邦调查局的阴谋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周岐才

黄泰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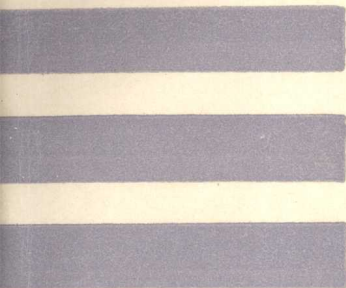
刘宗周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周岐才 黄泰铨 刘宗周 译



联邦调查局的阴谋



广西人民出版社

联邦调查局的阴谋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周岐才 黄泰铨 刘宗周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9.625 印张 插页 2 215 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600 册

ISBN 7-219-01702-2/I·485 定价: 3.65元

第 一 章

哈里·琼斯穿着百慕大花布短裤、棕色皮鞋、黑色短袜和一件白色的短袖圆领汗衫，汗衫上印着：亚克朗①志愿消防队——1982年登梯冠军。他冲着妻子毛琳说：“我一生中还没这样红过。”

他们远远地在东街口排着长队，等着去华盛顿区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约翰·埃德加·胡佛②大楼参观。这座大楼，从1975年起，就成了联邦调查局的所在地。那以前，它附设在街对面的司法部大楼里。各方评论家，把这座新大楼描绘成华盛顿新的建筑样式浪潮的突出榜样——大量的未加装饰的混凝土结构式样，耸立在首都的这条“主要街道”上；这是赤裸裸地对胡佛其人进行肉麻的歌功颂德。这座楼看上去就象一个巨大的烤面包片器，顶上放着两片面包似的。它高高地矗立着，犹如一座富丽堂皇的、永久的纪念碑，这碑，就是美国联邦警察的造形者——联邦调查局约翰·埃德加·胡佛的名字的同义词。

这是8月10日，星期四。整个夏天的气候都很湿热，华盛顿尤其如此。但是，三天前，高压锋正好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上空失速，曾经使人不适的温度又迅速上升，空气湿度也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

“天哪，”哈里呼唤着，同时用一块手帕擦着脸上的汗

珠。背照相机的皮带，勒进了他那结实的肩头。他的脚受了伤，他将照相机背带从一个肩换到另一个肩。这天一大早，他们一家子就出去参观，哈里、毛琳，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12岁的贝基和9岁的沃尔特。现在是下午4点钟了。

“我的天哪，”他又叫唤了一声。

“队列在移动了，”毛琳说。

几分钟之后，他们终于在胡佛大楼里，享受着空调带来的舒适。一位穿着颜色鲜艳的法兰绒运动衣，灰色运动裤，外面罩一件白色罩衫的年轻妇女邀请哈里、毛琳、贝基、沃尔特，以及其他196名参观者到一处地方就座。“过一会儿，你们的导游就会来陪你们，”这位年轻妇女对着麦克风喊道，“我们要求大家在游览时不要拍照和录音。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儿幸会诸位，并且深信你们对联邦调查局的这次游览参观，会感到有兴趣和有收获。请大家在就地等候，你们的导游到时邀请你们随她参观。”

“我好饿啊。”沃尔特哭泣着说。

“闭住臭嘴。”他姐姐说。

“你不能那样对弟弟说话呀。”毛琳·琼斯说道。

“吃些玉米花核桃饼吧。”哈里·琼斯对孩子说。

“我不想吃玉米花核桃饼嘛。”沃尔特嚷嚷着。

“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贝基·琼斯说。

“你给我闭嘴，”她父亲冲她吼道，“只是闭住嘴，静静地坐着就行了。”他急急忙忙脱掉鞋，叹着气补充了一句。

十分钟后，另一位穿着鲜艳夺目的法兰绒运动衣和运动裤的年轻女士走近麦克风，欢迎这一天的最后一批游览参观者。

哈里一边穿鞋，一边哼哼着。他站了起来，与其他的人一起排着队。他们步行了一小时，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导游热情地向他们解释他们所亲眼看见的一切。他们知道了很多东西——除了弄明白了联邦调查局的词首大写字母代表“忠实、勇敢、正直”之外，还知道了所有特工所佩戴的正式徽章的型号只有半个美元大，凸纹印章将特工一英寸的照片盖去八分之一；联邦调查局将近有9,000名特工，其中有600名为女性；在案的指纹档案有1亿7仟6百万宗，每天要处理25,000件；血型可以通过化验微量的唾液来判定，化验室能告诉你唾液来源于人，还是来源于狗或猫；火器厅里陈列着4,000种武器，其中包括2,600种手枪和11,000种不同型号的子弹；用于各种车辆的漆料有10,000种，化验室能够区分出每一种的异同点。

一小时后，他们的游览参观进入最精采场面——靶场射击演示。看来这是一年50万观众、尤其是小孩子们不能忘怀的事。小沃尔特走一步，就要抱怨一回；可现在当他们鱼贯地进入一个光线微暗、有一层层座位、而且铺有地毯的大厅坐定时，他大吃一惊，两只眼睛鼓得圆溜溜的。在他们面前，是一道防弹玻璃墙，上面盖着厚厚的米色障帘。一按电钮，帘布就拉开了，现出靶场来。那是个很长、灯光透明的靶厅。在离玻璃墙最近的一端，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整套武器。桌子的上空，一个电轨装置向靶场远端运动着。训练时，靶子可以从射击位置向近或向远移动。

靶场内的一扇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位黑黑的男人。这人瘦高个儿，长得倒也标致。他穿着鲜艳的法兰绒运动上衣和灰色的运动裤，白衬衫，系一条颜色柔和的红蓝两色领带。哈里·琼斯很快从背包里偷偷拿出照相机。四个穿蓝色法兰

绒运动服中的一位年轻女郎，迅速走到他跟前，悄声说道：

“这是不允许拍照的，先生。”

哈里尴尬地笑了笑，将相机放置一边。他妻子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他女儿也瞅了他一眼，说道，“我正在猜测……”

在靶场上的那位瘦高个子特工对着手握式麦克风说道：“下午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是特工人员哈里森。我将向诸位演示本局使用过的各种武器。这里配给了我三种标准武器——枪筒为3英寸的357型马格南左轮手枪，870型雷明顿抽动式12—口径散弹枪与M—16型自动来复枪，这种枪近来取代了汤普森手提机关枪。我今天要向诸位表演的是M—16型和357马格南。”

他操起左轮，估了一下射程。40英尺远，从电轨装置上吊下若大一张不透明的白纸。上面用粗大的黑线条，勾出了一个人头部和躯干的略图。靶子的“心脏”，用黑颜色的小圆形来代替。

哈里森突然双手举起左轮，扳动枪机，来了个迅速的连射。然后，他转过身，将刚才用过的左轮放在桌上，拿过麦克风，说道，“现在，我要用M—16型，先点射，接着半自动连射，然后全自动连射。”他放下麦克风，操起M—16型，正视着靶子，瞬间，就完成了这种武器的各种射击法。在一阵机关枪的爆破声里，结束了这种武器的演示。

沃尔特·琼斯咯咯地直笑，紧紧拽住他父亲的手。

特工哈里森除在靶子纸后面留了一盏灯之外，将其它所有的灯光都关灭了。这时，靶子上的孔洞依稀可见。从他手枪里射出的每粒子弹，几乎都穿过了靶纸的中心。

参观的人群一下子屏住了呼吸。又象往常一样，迸发出一阵喝彩声。

“嗨呀，”沃尔特·琼斯大声惊呼道。

特工哈里森进入了观众厅。他慢条斯理地、胸有成竹地说：“我将很乐意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

观众从厅的各个方面围了上来，问到特工是怎样进行挑选的，他们经过些什么训练，联邦调查局是怎样与地方警察协同工作的，问到一些有名的案子，并且还问到电视报道的情况是否能代表该局的实际工作情况。哈里森回答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认真周密的考虑，而且显得轻松愉快，时而笑一笑，而其他人看来，他却显得面色忧郁。沃尔特冲他父亲说，他想问些问题。

“你说呀，”他父亲催他。

这孩子举起手，向着哈里森摆了摆。哈里森叫他放下手，说道，“那边那位小伙子，你说吧，孩子。”

“有多少——你们中有多少人被……打死？”

特工哈里森微笑着说，“被坏小子打死的，对吧？已经有26名特工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被人杀死。谢谢你今天来参观。我希望你对今天的参观感兴趣。啊，你的导游会领你出去的。”

琼斯一家子在华盛顿参观期间，住在马里兰罗克维尔毛琳的妹妹家里。那一天，他们见识了很多东西——斯密辛航空博物馆，华盛顿和林肯的纪念馆，首都，白宫。但是，那天晚上饭桌上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还是联邦调查局这次游览。

“天哪，”哈里喝过咖啡后喊道，“那个间谍是个冷酷的家伙。他——”

“特务。”他妻子纠正道。

“是呀，不管他是什么。这家伙每一枪都正好打在中心。而人们批评联邦调查局这类的事。天哪，有他们在我们这一边是件好事嘛。”他的儿子举起假设的自动来复枪，扫射着桌子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还从没去过那儿呢，”毛琳的妹妹海伦说道。

“你们还从没去过？”哈里哈哈大笑，“因为你们一直生活在这儿嘛。”

“我知道，”他的连襟说，“事情嘛总就是这样。”

连襟看了看自己的妻子，“明儿怎么样？一直到星期六我都不当班。”他的孩子们完全拥护他的提议。

“只是不要想拍照，”哈里说，“我认为那地方到处都有他们的照相机。天哪，难怪他们是世界上最棒的家伙。我一直很尊敬胡佛和联邦调查局，而现在——每一枪都放得恰到好处哇。你还有咖啡吗，海伦？”

①亚克朗：美国俄亥俄州北部一城市。

②约翰·埃德加·胡佛：(1895—1972)，美国犯罪学家及联邦调查局局长。

第二章

哈里·琼斯的姨妹、他姨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编入了星期五上午第一轮得到许可去参观胡佛大楼的小组里。最小的男孩背了一杆来复形状的水枪，一位穿蓝色法兰绒运动衣的年轻女士态度可亲地告诉他，要他把水枪放在办公桌上。

九点正，导游邀请他们跟着她走。

特工保罗·哈里森看了一下表：九点正。“该死，”他咕哝着。一辆小车开到桥上出了故障，交通立时中断。他不想迟到。因为第一轮参观的人在10点钟之前就要到达射击场。他喜欢在向参观者演示火器之前，喝杯咖啡，再有几分钟放松放松自己。他热爱自己的这项工作，他知道上峰要他来演示，是因为他是出类拔萃的特工。十二年前，他在联邦调查局的旷地哥军官学校时，在使用武器方面，他就胜人一筹。在联邦调查局每半年一次的射击作业中，他总是名列在百分之五的尖子生里。他的妻子曾对他说过，很快他会对此感到厌倦的。但是，至今还尚未产生过这样的情绪。每当他打开靶子背后的灯，看到所有的枪洞都穿过中心时，从观众的反应里，有一种满足的快感。他对年轻人的反应，尤为满意。

最后，他终于挤过了那辆失灵的小车，躁动着加速器。他的车的散热器曾出过毛病，而在这样热的气温下……他又看了一次表。他必须按时赶到，但是，今天早晨是没有喝咖啡的时间了。

特工克里斯廷·萨克西丝与罗斯·利森比坐在APD餐馆的室外咖啡间，它位于乔治敦西北的威斯康星街。他才用过现烤出来的新月形面包和咖啡。利森比将钱压在帐单上，又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笑着问道，“今天有何安排？”

克里斯廷·萨克西丝做出苦笑的样子，说道，“会议呗，整天的会议，在印第安人事务处开会。只要他们少说些、多干些就好了。”她是被派出去调查美国划定的印第安人居住区的犯罪情况的六人小组成员之一——这事直接由司法局管——而她却常常出席有关印第安人事件的别的局的会议。她父亲是个纯血统的缅因帕萨马阔底人。她母亲是来自佛蒙特的一位基督教科学家。这位克里斯^①算半个美国印第安人是不会使人吃惊的。她常戴的假发，向后梳成一个蓬松的假髻，头发黑得看起来有些发青。她的颧骨突出得很高。她的肤色，就象一块铜在夏天经微火烧过后，打磨出来的那种色泽。她身高5英尺8英寸，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尽管她的乳部意外地丰满，但是体形仍显得瘦削。她曾是国家级半英里赛跑运动员，要不是预赛时绊倒受伤，她满可以赶上参加奥运会的。

无论什么时候，当克里斯·萨克西丝与罗斯·利森比以一对情人身份外出时，他们都尽量避开过分亲昵的接触。这种配合也仅仅是新近几个月来的事。她长得很美，他也显得同样很帅。除了谈运动，他们几乎无暇去探索彼此的私密世

界。在旷地哥受训时，在技击方面，无人敢于利森比比试高低。他是一个热心的网球运动员与竞走运动员，同时也是一位游泳强手。他常在网球场上打败萨克西丝，只是每赢一局都很艰难。他们是一对好搭档。

他们步行向停着自己汽车的街段走去。“今晚我去看你好吗？”她问道。

他摇了摇头，“对不起。往后这几天，普理查德的SPOVAC②队正干得如火如荼。他们晚上也干。我们也许星期一，哦，就星期二见面吧。”

“好的。”他们吻了一下，轻轻地接触嘴唇吻了一下，接着重重地吻了一下，小心不让他们自己的身体贴近，以防行人看见。

“我会来叫您的，”他对她说。

这天上午的第一轮参观者，被引进一座有阶梯形座位的场所，这个场地用作射击打靶演示。帘布从防弹玻璃墙上卷起。200名参观者压低嗓门，场地上产生出这样一种气氛，它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他们将看到所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感。几乎每个人都从旁人那里打听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精湛表演，这是那些曾想一饱眼福而又得到了参观机会的人所议论到的。今天上午他会不会不到呢？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他能到，这样他们也好把自己这次在联邦调查局所看到的好枪法告之亲朋。少数几个人希望他不要到，但是这些人常常是希望别人失败的人。

特工保罗·哈里森是从射击场内门进去的。他知道，在匆匆忙忙赶来、并自我告诫要沉着的时候，自己越是心烦意乱。良好的射击成绩，取决于肌肉的松弛和心脏的慢节奏跳动。

他看了一眼目标。一张新的靶纸出现在适当的位置上。火器全在桌子上。他很快验过枪，这些火器全都上了子弹。

他连续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然后轻轻地点了一下电钮。帘布嘶嘶地拉开了。防弹玻璃墙后面，200个人都急切地注视着他。他拿过麦克风，打开话筒，表示欢迎来客的参观。他告诉大家，他要使用的是什么武器。357马格南在他那又长又细的手里掂了掂便举起，随即来了个连射。他又拣起M—16，先是点射，又连射几发，然后变换成半自动和全自动连射。当他开枪时，他发现自己左手有点轻微地颤动。他希望这不要影响到又一次圆满的表演。这好象是受到了影响，他们喘息也不象以往那么粗声，鼓掌更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出于热情。在他作为射击表演者的四个月之前，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只有一发子弹偏离了靶心一英寸。几个导游将这事瞒住了他，尽管他对她们陪着笑脸，但他并不感谢她们的这种好意。

他灭了靶场内的灯光，只将靶纸后的那盏灯打开。过了几秒钟，他才意识到，灯光并没从弹眼里透射出来。“为什么这——？”就在这时，原因令人毛骨悚然地暴露出来了：一具穿着蓝色服装的男尸，从靶子后面上方的电轨装置铁钩上吊了下来。尸体正向前方位倾斜过来，飞快地穿过了靶纸，以嘴啃泥的姿势掉在混凝土地板上。

特工保罗·哈里森下意识地想向尸体走去，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身后还有200名观众——他们中大多数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仍在那里纹丝不动地站着。他迅速关上帘布，拿起电话机。

“我是保罗·哈里森，我在射击场。”

“明白了，保罗，你好吗？”

“就是不妙哇，刚才这儿掉下他妈一具蠢尸来。我们碰到麻烦了。”

“这是他把他打死的吗？”哈里·琼斯的姨侄女问她父亲。

“我认为是。我认为他打死的。”

他妻子的眼睛顿时向上转了几转，就昏了过去。

①克里斯：克里斯廷的昵称。

②SPOVAC：一种特工战术训练组织。

第三章

十分钟后，这具穿蓝色服装的男尸已躺在联邦调查局的法医化验室的钢架手术台上。就在哈里森和其他从公安大楼来的人埋头观察射击场地面上的那具尸体留下的痕迹之时，验尸结果就出来了。死者的名字叫乔治·L·普理查德。他干特工已有17年了。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下属机构工作，一年前被调到总部，去建立一个新的被称之为SPOVAC的战术组织——即对付暴力犯罪的特别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对准“连续凶杀”和群杀事件。

12个穿白色医务人员工作服的人，围着钢架手术台。他们每一个都是法医专家，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这附近城市来的。那天上午，他们恰好在化验室，因为他们正在联邦调查局受训练，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从死者呈现出的尸斑来鉴别出其被害的时间来这样一门新技术。联邦调查局本身很少做实际的验尸工作，它的作用，倒更类似于一个数字统计中心和研究中心，但是它却具有完整充实的解剖尸体的设施。靠墙的另外两张钢架手术台上，也陈放着尸体，几名来受训练的医生，正在忙乎着。恰在这时，普理查德的尸体给匆匆地运进了化验室。

“欧，啧啧，”一位医生咕哝着，指着普理查德那咧着大口子的胸部，一连串的子彈，造成了一个直径为三英寸大

的圆洞。“真了不得的射手啊。”

“你们瞧这儿，”另一名医生说，指着一个略高于其它弹眼的单发弹孔。这是小口径手枪打的，“是0·22口径手枪。”这位医生推测说。

到现在，门口和过道上全挤满了人，他们是闻讯赶来的。身为普理查德助手的罗斯·利森比，同时也是SPOVAC的成员，他从人群中挤过来。“让我过去，快点，让开，”他在那道穿白衣的人墙外大声问：“死者是不是乔治·普理查德呀？”

利森比挤进了穿白衣的人墙。“是他，”他自言自语地说。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我是特工人员利森比呀，”他大声嚷嚷道，“谢尔顿局长正等着我的报告。我要求大家退出这个房间，化验室主任和呈交死者时碰巧在这儿的特工人员例外。”当时，谁也没有动作，他大声呵斥道，“快点呀，该死的！”

很快，利森比站到了钢架手术台旁边，与他在一起的有验尸室主任和一位年轻的特工。这位特工是出于好奇心来这儿看那些验尸官上研讨课的。利森比操起电话机，拨联邦调查局局长R·布鲁斯·谢尔顿办公室的号码。他向一位秘书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很快电话就接通了。“死者是特工人员乔治·普理查德，先生。他的死亡好象是胸部受了多处枪伤所致。”他听了一会儿，说道，“是的，先生。”接着挂上了电话。他对验尸室主任说，“严密封锁这间屋子，这是对每个人而言。召集所有验尸人员准备剖尸，但要等我回来时再说。现在我就去见局长。”他准备离开时盯了那个年轻特工一眼。“当时你在这儿吗？”他问道。

“是的，先生。”

“你跟我来。”

他们来到第七层楼，进入了局长办公区接待室。一位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中年女人告诉他们：“局长在餐室，利森比先生。他说，叫你上那儿去。”

他们走了30英尺，来到局长餐室，敲了敲门。“请进。”他们推开了门。在一张椭圆的餐桌前，坐着一个人。厨房的男总管正在为这人修剪头发，他就是R·布鲁斯·谢尔顿。自从四年前总统任命他之日起，他就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头儿，任期为10年。但是最近谣言多了起来，说他打算年内辞职。

“早上好，先生。”利森比说。

“早上好。”谢尔顿应酬道。他解开理发围布，对男总管说：“这就很好了，谢谢，乔。”当乔走了之后，谢尔顿对那位年轻特工点着头，问利森比：“这人是谁？”

“他是，嗯——”

“我叫特工詹科斯基，先生。”

“当尸体到达时，特工詹科斯基在场。”利森比说道。

“还有呢？”谢尔顿对詹科斯基说。

“对啦，先生。我只在那儿呆了几分钟。我是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中途停下进去看看的，因为我好奇。他们正在对法医学展开辩论，并且——”

“请拣主要的讲。”谢尔顿说道。

“是的，先生。从公安大楼来的两位先生，由一名特工陪同，将死者送了进来，将他放在唯一一张空着的手术台上。这人看来胸部中了无数粒枪弹。”

“还有呢？”

“还有……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先生。我打算离开，